

宋元三作家合考

陈根民

笔者素爱书法。愚以为，书法固属小道，然亦“必有可观焉”，它有助于古代文学之研究。依笔者浅见，文学与书学，分则不足，合则双美。两相参证，既弘扬了国粹，又扩大了文学研究之堂庑，诚一举两得者。有鉴于此，笔者在赏析古代法帖、阅读书论著作之余，尤为留意于古代作家之材料。倘遇古人所未及见（部分书画长期贮在深宫或为少数几个藏家所有）、今人所未能见（有的字画因历史原因早已流入异域或虽在国内却未广为刊印）之作品，则必青眼相待。对一些重要的题跋、落款，则随观随录，几成习惯矣。今将所辑宋元之际三位作家之文献裒为一编，并略加小考，草成此文，以求正于方家。

一、尤袤享年七十一

尤袤号称“南宋四家”之一，但因文集久佚，故文学地位不彰。不过，作为当时著名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家，他所著《遂初堂书目》“成为专记版本目录的最早著作”^①，具有里程碑意义。所刻《文选》亦广为流播。因此对其身世（尤其是其卒年），学界尚有一定程度的关注与研究。笔者寡闻，所见或所知专论尤氏的文章有以下数事：

1. 《尤袤卒年考辨》，于北山撰。刊于1980年5期《南开学

报》，页 58—59。

2. 《宋史考证·尤袤享年六十八》，顾吉辰著。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页 716。

3. 《尤袤小考》，吴鸥撰。凡二万一千字。刊于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百年国粹·语言文献卷》。

4. 《尤袤年谱》，吴宏泽著。载《宋代文化研究》第三辑。笔者未见。

5. 《尤袤考》，刘佳撰。北京大学 1990 年硕士论文。油印本。笔者未见。

6. 《立政为民 诗法自然——尤袤政治、文学思想简析》，戈春源撰。载 1991 年 4 期《文史知识》。

7. 《诗坛风会与诗人际遇——尤袤诗论略》，张仲谋撰。载 1994 年 2 期《文学遗产》。

上述论文中，对尤氏卒年考辨较早且较详者首推于北山先生之文。此文引尤氏之密友陆游、周必大、楼钥三人文集资料，详加考述。其结论与载于清·尤侗所辑《梁溪遗稿·家谱本传》中“公生靖康丁未，卒绍熙甲寅，享年六十八。史称七十，举全数耳”之说若合符契；亦与清·钱椒《补疑年录》所云殊途同归。于文云：

至此，尤袤生卒年可定：靖康二年丁未（1127）生；绍熙五年甲寅（1194）卒。月份，则在宁宗即位稍前。得年六十八岁。《宋史》本传谓卒年七十，乃举成数而言，不确。

从而否定了《宋史·尤袤传》谓尤氏卒时，“年七十……明年，转正奉大夫致仕，赠金紫光禄大夫”的记载。而对尤袤后裔尤圻《万柳溪边旧话》所谓“……时公年七十，遂引年归，又八年薨。《宋史》言年七十终于位，误也”的论点则否认其前半部分，认同其后半部分。于氏此文影响甚巨，后来的文章，大多未脱此樊篱。如顾吉辰之考证，观点与于文并无二致，即使是文字亦如出一辙。

吴鸥之辨述，内容虽有增补，而持论却与于文波澜莫二。又：据吴鸥文得知，吴宏泽《尤袤年谱》亦主此说。至于各类大大小小的工具书，如《辞源》、《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人物辞典》（吴海林、李延沛编），其“尤袤”辞条之生卒年基本承袭于氏之说。其他各种古代文学史著作以及单篇论文，则几乎无一不然。

笔者对上述结论中有关尤氏卒于绍熙甲寅年（1197）的论点十分赞同，但对向来无人置疑的尤氏生年产生了怀疑，进而对据以推断尤氏生年的《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的可靠性产生了疑问。将尤袤生年定于靖康丁未，笔者实在不敢苟同。因笔者手边有尤袤为其好友李结（次山）《西塞渔社图》所作题跋之影印件，可用以佐证本文之观点。全文不长，现迳录于此：

渔社主人以尚书郎万里使蜀，洗手奉法，一毫不以自污。归装枵然，只朝天石一二块，真不负朝家委任之意。出视《渔社》及赵、周、范三老跋语，欲余附名其间。夫自古湖山风月，渔人樵子，有而不能享；诗人词士，爱而不能有。今公袖功名之手，归休林壑，又得元真子之故居，其乐何可胜道？！老子于此，兴复不浅。为我问讯山前白鹭，未知元真子何如今日尔？予生甲辰（1124），与公同岁，而衰病特甚。方丐祠，未得请。见公还浙，披此图，往然起冥鸿之慕。行当归耕故园。望西塞山一苇可航，拏舟访公云水间，扣舷歌青箬、绿蓑之句，送旧故而笑乐，亦一快也。因书轴尾。东坡所谓“异日不为山中生客”云。绍熙辛亥（1191）暮春中浣锡山尤袤书。

按：此图乃李结自绘之物。李氏画毕后，请故旧题识叙情。按题跋顺序，先后有淳熙乙巳范成大、淳熙戊申洪迈、绍熙元年周必大、绍熙二年王藺、绍熙二年阎苍舒、绍熙庚戌赵雄、绍熙辛亥尤袤、德祐乙亥野翁等人之为之题跋、题诗。宋人跋后，尚有明

董其昌、清鄂容安、沈德潜及近代叶恭绰跋。并钤有清王时敏、梁清标等人收藏印。此物曾著录于明·张丑《真迹目录·二集》（误为北宋王晋卿作品）。后归张大千，旋易主于美国纽约克劳夫特（中文名：顾洛阜）。1981年，入藏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近期上海文艺出版社《海外中国名画精选》收录此画（但未印题跋）。这一山水巨迹，信而有征，勿庸置疑。即使是画末之题跋，从内容到书法，均确凿无疑，允称是一件流传有绪的瑰宝。这一点，也为后代书画鉴定界权威人士所证实^②。

尤袤此跋自言“余生于甲辰”，明确道出其生年之年份，当属绝无疑议之铁证。它比靖康丁未说早整三年。

尤袤又谓“与公（指李结——引者）同岁”。那么，李结是否真的也诞生于该年呢？按：关于李结，《宋史》未载。《图绘宝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只谓其“工山林人物”，未注明其生卒年。考周必大《文忠集·跋李次山〈霅溪渔社图〉》^③曰：“今河阳李君名结，字次山，卜筑霅溪，又号渔社，其善学柳下惠者耶？”可知此公乃河阳人（或祖籍该地）。又：南宋范成大之从兄范成象《重修学记》^④亦云：“乾道改元，河阳李侯为邦之二年也，搜愚剷弊，无废不兴，疏源导利，专务以惠爱恤隐，虽遇大畜，其民弗疵。……李侯，名结，字次山。”按：以河阳为县名者有二：一在今河南孟县。春秋时晋地。汉置县，属河内郡，历代沿置。明废^⑤。二在今云南澄江县，乃南诏时所设。两相比较，前者可能性更大。又：一说李结为陇西人；而唐圭璋先生主编《全宋词》则说他是南阳人，均不知何所据而云然？由于资料所限，囿于见闻，笔者未能从其他包括地方志在内的文献中检索出李氏之生年，诚属憾事。但所幸从唐先生主编《全宋词》“李结”条查知李氏之生年为1124年——唐先生此说当别有所本——诚如是，则更可证尤袤自言之不谬。

《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谓：第三甲第三十七名尤袤，“字延

之，小名盘郎，小字季长。年二十二，二月十四日生。”那么，其何以与尤袤夫子自道之语相抵牾呢？依笔者之见，原因不外乎二：一是记录有误。按：《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一卷，有清抄本^⑥和1923年刊徐氏“宋元科举三录”本^⑦，亦收入《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笔者认为，尤袤确于绍兴十八年中进士，但官方在记录年龄时，或许偶有讹误。二是考生（即尤袤）谎报年纪，弄虚作假。这一推测虽嫌证据不足，却是科举时代屡见不鲜的。如：比尤袤迟425年的明代戏曲家汤显祖中进士时的实际年龄与《万历十一年登科录》所载就有明显出入，前者是34岁，后者为27岁。徐朔方先生云：“这是因为汤显祖在三十四岁应春试，嫌年纪大不光彩，少报了七岁。”^⑧徐先生又推而广之：“登科录所记年龄每有虚报隐匿等情，不可据。”^⑨此言极是，《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中有关尤袤生年一事亦可视为生动例证。至于《万柳溪边旧话》、《家谱本传》等，当然是以讹传讹，不足为训了。

自此，尤袤的生卒年可改为：生于宣和六年甲辰（1124），卒于绍熙五年甲寅（1194）。按照中国人算虚不算实的习惯，尤袤享年71岁。

最后，再谈一点与《宋史》有关的情况。尽管《宋史》是一部公认的舛误互出的史书，历来治史者对其颇有微词，但笔者发现它对尤袤晚年事迹之记载倒是合乎史实的。如：《宋史》本传谓宋光宗属疾时，“国事多舛。袤积忧成疾，请告，不报。”这一条与本文前录《西塞渔社图》跋文所云“予生甲辰，与公同岁，而衰病特甚。方丐祠，未得请。”完全吻合。按：尤氏作此跋的时间为“绍熙辛亥暮春”，正是宋光宗二年。又：《宋史》本传云尤氏“病笃，乞致仕，又不报。”看来，尤氏致仕之请求符合古来所谓“大夫七十而致仕”（《礼记》）的惯例。因之，《宋史》本传的这一史料亦值得信赖。此外，《宋史》谓尤氏谢世时，“年七十”，亦基本属实。若以虚龄计，尤袤享年实为71岁。

二、关于张可久之摩崖题记及其他

张可久是元代肆力散曲最勤之作家，所作散曲占现存全元散曲的1/5，故世有“词林谁出先生右”^⑩之美誉，但后人对其身世知之甚少。笔者近来有幸从《桐庐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辑得三则镌刻于桐江名胜桐君山附近的摩崖石刻文字，恐怕是现存惟一的有关张可久的实物资料，对了解张氏其人颇有裨益，因转录于兹：

1. 至元后戊寅（1338）九日（月？）句章小山张久可来游。
□羽二□侍。（自右至左，凡三行，每行七字。位于横路上山蹬道交叉处上首路旁）

2. 嘉熙末季，县令赵清卿凿山径三百丈。茅塞之矣。后百年为己卯（1339），四明张久可来，□而辟之，人皆以为便。（凡六行，每行六字。刻于桐君山上。位于山顶路旁，紧贴地面）

3. 至元后己卯（1339）三月十三日，桐庐县尹周士敏偕句章小山张久可来游（行数及每行字数不详。刻于阆仙洞，位于桐君乡高山村南——引者）。

关于张可久之名、字、号等，杨镰《张可久行年汇考》^⑪以及《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页338）、《张可久集·序》（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按：前书中张可久部分及后书《序言》的主要执笔人均均为杨镰先生）考之已详，兹不赘述。仅将论点转引如下：“张氏很可能名久可，字可久，号小山（或又字小山）。”张可久在此三称“张久可”，这为杨镰先生之立论提供了重要的旁证。又：《易·系辞上》曰：“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张氏字曰“可久”，或恐与此有关。

当然，我们也须注意到，古人可能不止一个字或号，经常在不同时期改用不同的字号等，故不可简单地据某一材料而将其名

姓定于一说。此外，就姓名前的地名而言，有的未必就是该人的出生地，也有可能是其祖上居住过的地方甚至是其远祖郡望等。比如说，本文所录石刻中张氏自称“四明张久可”便是一例。

又，张可久在上述摩崖题刻中两度自称“句章小山张久可”。按：句章，在今宁波。北魏·阚骃《十三州志》曰：“勾践并吴，大城之以章霸功，故名句章。”秦置县，故城在今慈溪县西南三十五里城山渡东。晋孙恩作乱，刘牢之讨之，改筑句章县于小溪镇，其地在今浙江鄞县南^⑫。

杨镰《张可久行年汇考》在论及张氏行迹时，主要“从张可久本人的作品中去寻觅内证”（杨文语）。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倘若再证之以文集以外的其他文献资料，则更能做到持论有据，令人信服。由于杨先生未见张氏石刻题记资料，故在论述张可久人生第六阶段时，只有寥寥数十字：

六，后至元年间（1335—1340），任桐庐典史。

桐庐，元代属建德路。元人钱惟善《江月松风集》卷七有《送张小山之桐庐典史》，孙楷第曾据以作过论证。我们注意到，在至正二年时，张可久文友薛昂夫尚在建德路总管任上，其始任总管，当在后至元年间。这样看来，张可久赴桐庐应与薛昂夫的任职有关。

此段论析固然在理，但终究有语焉不详之憾。今证之以刻石，一方面，可以肯定钱惟善所送的“张小山”，就是散曲家张可久，而不会其他同名同姓者；另一方面，更能证明张可久在桐庐的时间和游踪。

至于杨镰《张可久行年汇考》中多次提及的倪雲林所绘《秋林野兴图》，原迹今藏国外，收入《海外中国名画精选》（元）。且勿论此图真伪如何，仅就画上的文字而言，笔者以为：第一，倪雲林题语中的“小山”是否一定指张可久，尚待进一步考证；第二，即使画上的“小山”就是张可久，那么，倪雲林至正十四年

(甲午)所作的第二跋也无法成为肯定张可久卒于作跋之年的确凿无疑的材料。杨氏文中提到的宁希元先生仅凭题跋中“余一时戏写此图，距今十有五年矣，对之怅然如隔世也。”便断言张氏于是年去世，未免证据不足，失之轻率。因为“此跋并无挽刚去世的友人之意……”(杨氏语)，从跋语根本无法坐实张可久歿于此年。笔者认为，在新的材料被发见之前，关于张氏卒年当以存疑另论为宜。

三、鲜于必仁必卒于明初

鲜于去矜，字必仁，号苦斋，是元代著名书家鲜于枢之子。他克绍家风，擅长书法、诗词、散曲等。涵虚子《词品》称其词如“奎璧腾辉”。必仁有一姊妹嫁与维吾尔贵族朵而只斤，故他同维吾尔族亲友交好，受异族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音乐之影响较深。所作散曲亦意境开阔，格调健朗。著名的“海盐腔”正是在鲜于必仁的参与下创立的^⑬。

由于资料所限，后人对鲜于必仁缺乏应有的了解，以致将其视为元前期之散曲家（如隋树森《全元散曲》）。对此，赵义山先生《元散曲家陈草庵、鲜于必仁考略》^⑭之后半部分《鲜于必仁生活时代考》已然作了考证，认为必仁生于1298年左右。其要点如下：

1. 元程端学《积斋集·鲜于必仁割股后序》谓“鲜于必仁年十七，割股起母病……。必仁，童子也……。”赵文据此推断程氏乃必仁之长辈。程氏生年可以考知，为至元十五年（1278），“设程长必仁20岁，则必仁之生当在1298年左右。”

2. 元末明初唐桂方《白云集·怀鲜于必仁》中有“犹忆儿童岁，攀花醉管弦。”一联，由此推知两人为总角之交。而唐氏之生年亦可考知，为大德三年（1299）年，“故必仁可能生于1298年左右，大致与事实相符。”

笔者对赵文有关鲜于必仁生年之考订颇为信服。兹作补充如下：鲜于必仁乃鲜于枢之季子，其兄长为必强、必明。1991年4月在杭州出土的鲜于枢自撰并书《鲜于必强墓志铭》^⑩曰：“至元戊寅生维扬，大德己亥终钱塘。”至元戊寅，即1278年。事有凑巧，前面所提及的程端学恰与鲜于必强同庚。严格地说，程氏不算鲜于必仁真正的长辈，但年纪肯定较他大，而且可能不止一二岁。再联系唐桂方诗中所云，将必仁之生年定于1298年大体上与事实相去不远。

至于必仁之卒年，赵文也是根据唐桂方诗中的另一联“六十摧颓甚，相逢少故人”，猜度必仁之卒当在唐氏六十岁即1360年以后。

笔者独于卒年说觉犹未尽。因为赵文的结论主要建立在对诗歌之解读的基础上的。不过，通过对必仁部分传世书迹的分析，倒可进一步考订其卒年的相对确切的时间。如：明文徵明所刻《停云馆帖》收有鲜于必仁书诗卷《李白〈今日风日好〉》，其落款曰：“鲜于必仁书于金华之寓。时丙午秋中八日也。”此外，鲜于必仁跋乃父鲜于枢大德二年（1298）所书《杜少陵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款曰：“季男鲜于去矜百拜谨书。时己酉孟秋二日也。”^⑪按：元代国祚不永，“丙午”、“己酉”各有其二：“丙午”，一为大德十年（1306），一为至正二十六年（1366）；“己酉”，一为至大二年（1309），一为洪武二年（1369）。前面我们已考知必仁之生年约在1298年，则以上两件书法写于第一个“丙午”（1306）、“己酉”（1309）的可能性不大（以跋语之内容及书法的水准而论，不像是一个年甫8岁或12岁的黄口小儿所能为者）。既然第一个“丙午”、“己酉”已被排除，则势必书于再隔一花甲后的“丙午”（1366）、“己酉”（1369）^⑫。

又：鲜于必仁跋鲜于枢书《杜少陵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云：“先君所书，惟金华最多。而此卷又与他书不同，记其（？）玉成

先生交谊之笃而至于是也”；“见此卷叹息不舍去手，子约当宝之”。^⑩按：玉成先生，失考。“子约”，安岐谓是玉成之孙。果真如是，从辈份来考察，鲜于必仁此跋作于距鲜于枢挥毫之时较远的1369年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了。

由此看来，将必仁之卒年定在1369年以后是合乎情理的。按：明朝始于1368年，故鲜于必仁卒于明代当属必然之事。

注：

①参见姚伟钧：《宋代私家目录管窥》。载1999年3期《文献》，页90。

②参见傅熹年：《访美所见中国古代名画札记》。载1993年第6期《文物》，页89—94。

③周必大所跋之画即《西塞渔社图》。周书手迹仍附于画后。霅溪，即苕溪，与西塞山同为湖州名胜。

④刊于乾隆《昆山新阳合志》卷四。转引自孔凡礼著《范成大年谱》，页142。齐鲁书社1985年2月版。

⑤参见《嘉庆一统志·怀庆府》。

⑥据孔凡礼：《范成大年谱》，页6。

⑦据《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

⑧⑨分别参见《徐朔方文集》第一卷页468、第四卷页219。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⑩见1995年4期《中国典籍与文化》，页22—27。

⑪载1995年4期《文学遗产》，页91—100。

⑫参见《中国地名大词典》。

⑬参见元·姚桐寿：《乐郊私语》。

⑭载1993年3期《文学遗产》，页82—85。

⑮拓片见1995年1期《书法丛刊》，页28—29。

⑯⑰参见清·安岐：《墨缘汇观》，页95，江苏美术出版社1992年出版

⑱江苏美术版《墨缘汇观》页95张增泰校注称己酉是1309年。误。